

缀满枝头的一串串榆钱 供图 / 杭悦宇



榆“柳”树下拾青钱

 撰文 杭悦宇

惊蛰前就开始写本篇了，春分才拾笔再续，居然就从吹面不寒杨柳风到了鸟声花色桃花水。日子过得飞快，职事满满，暇时零零，好一个忙。已是景阑昼永，渐入风和气序；晓色云

开，细雨才过还点滴。曾几何时，呢燕落花天，翠芽乍露，满枝青钱轻薄。这一不关注，煦阳里，弄风柳絮疑成雪，漫空相趁，满树的榆钱却已经青转枯色，随风十万散。

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喜欢刘绍棠的作品，手不释卷白洋淀边的《蒲柳人家》。《榆钱饭》却是最近才读，感受他的水土风格，再一次意绪无穷。“村前村后，一棵棵老榆树耸入云霄，一串串榆钱儿挂满枝头，就像一串串霜凌冰挂，看花了人眼，馋得人淌口水。”“九成榆钱儿搅合一成玉米面，上屉锅里蒸，水一开花就算熟，只填一灶柴火就够火候儿。然后，盛进碗里，把切碎的碧绿白嫩的青葱，泡上隔年的老腌汤，拌在榆钱饭里；吃着很顺口，也能哄饱肚皮。”其实，榆钱做的吃食远不至此，熬粥、做汤、蒸窝窝、烙饼、炒菜，或者干脆将新鲜的



榆钱美食 供图 / outwalk (汇图网)

上：榔榆 供图 / 李西贝阳 下：大果榆 供图 / 刘冰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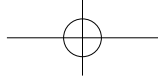
榆钱直接吃，据说清甜润美。

苏州的老城区，一条条老弄堂，狭窄、弯曲，故多起一线弄、一人弄、韭菜弄、香肠弄这样可以让人联想狭窄的名字。这个季节，早起吃点生煎包、咸豆浆、苏式面，沿着这样的弄堂，悠悠走到任何一个园林的茶社，听细雨敲响瓦当，看春苔洒满青砖，望花枝窥探月门。当然，少不了纤竹拂池鱼、懒蕉倚花窗；这一角天竹子掩映雕廊，那一处薛荔果悬垂高墙。江南的小巷，才能有戴望舒的成名作：“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，撑着油纸伞，独自彷徨在悠长、悠长又寂寥的雨巷。”弄堂深处拐角的地方，常常兀然长着一棵榆树，有时树干的一半被包在砖墙里；园林里长着的，则表现为“篁竹阴翳，榆槐蔽亏”。榆钱不似花，一串串青圆摇晃着枝的流韵，荡漾在春风里，织出长长的情丝，斑驳树皮也变得温柔；榆钱亦是花，“柳丝榆荚自芳菲，不管桃飘与李飞”，春意阑珊季，亦是榆钱飞片片，湿尽烟花时。榆钱看上去十分洁清，是一种让人深省自我的颜色，也是一种不缚形式的格局。

榆树 (*Ulmus pumila*)，是一个物种的名字，也是榆属几种植物总的俗称。中国榆属约



21种，主要有榆树、榔榆 (*U. parvifolia*)、大果榆 (*U. macrocarpa*) 等，但一些物种在种名、别名、俗名、地方名之间有交混。榆树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树种，在新疆、山西、河南等地新生代第三纪地层化石中就已存在，至于从甲骨文辞“榆”的象形文字、《诗经》“山有枢，隰有榆”诗句，到繁华宋朝《东京梦华录》“城里牙道，各植榆柳成阴”的记载，再至如今两河流域、长城内外的遍及，它或它们，将中国文化的精华，揉进了每枝根须、每个枝丫、每朵花、每串果。



红果榆 供图 / 朱仁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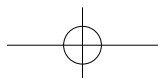
榆树花先叶而绽，花落果出，“未生叶时，枝条间先生榆荚。形状似钱而小，色白(?)成串，俗呼榆钱。”每种榆树差不多都有青钱，或大或小，或薄或厚，或甜或不甜。少数例外如红果榆 (*U. szechuanica*)，其实不是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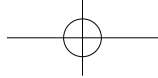
真的红，而是只在果核部分呈淡红、褐、红或紫红色。榆钱不都在春天长，榔榆就是秋风点青钱、霜雾染红妆的种类，而常绿榆 (*U. lanceifolia*) 则是冬雪轻压一树碧的种类。

离南京不远，有安徽滁县，“环滁皆山也。其



常绿榆 供图 / 徐晔春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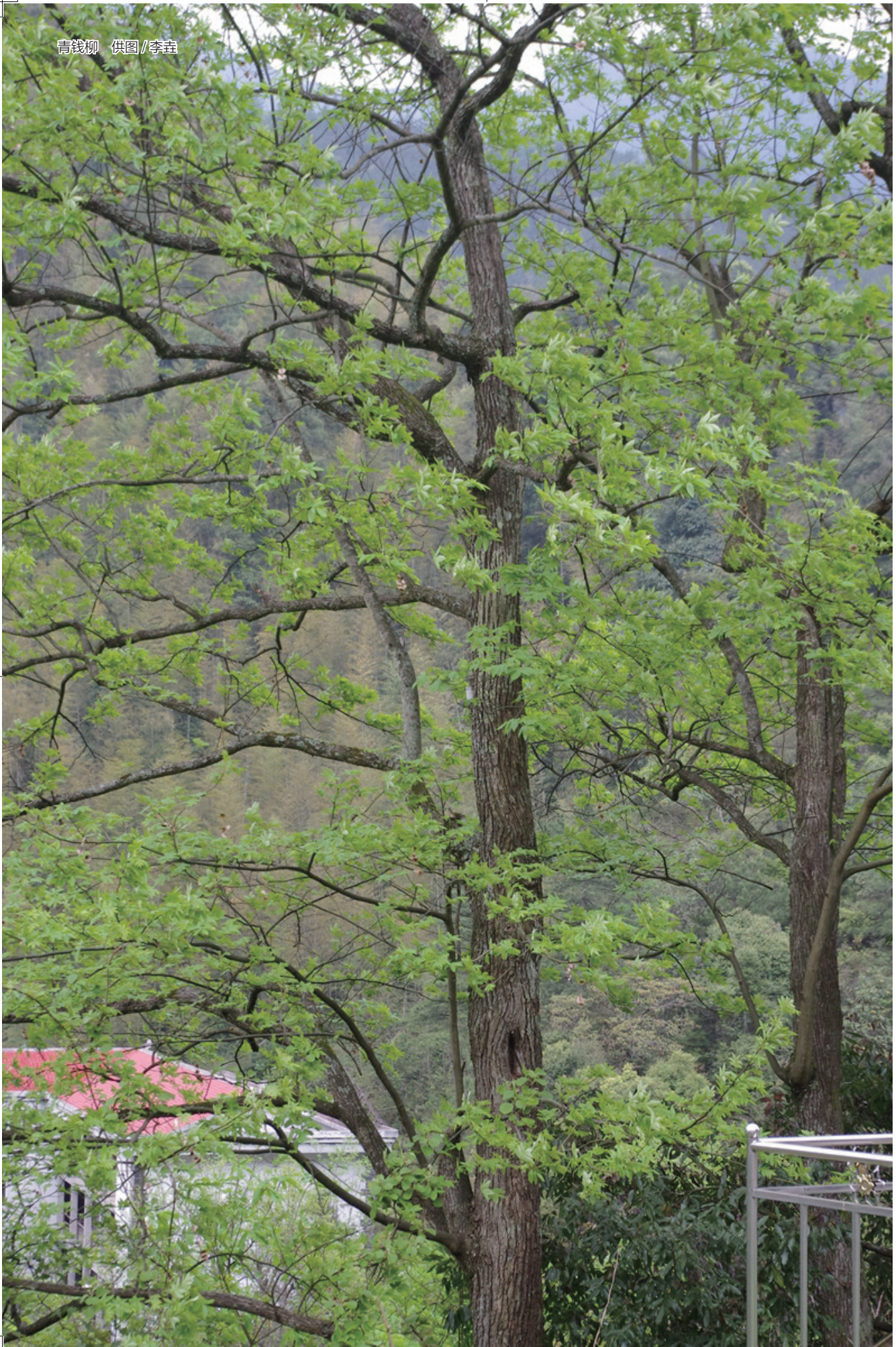
西南诸峰，林壑尤美，望之蔚然而深秀者，琅琊也。山行六七里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，酿泉也。峰回路转，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，醉翁亭也”。欧阳修笔下的琅琊山，歌于途之负者，休于树之行者，前呼后应，伛偻提携，往来不绝；至于欧阳太守与众宾，则兴于临溪而渔、酿泉为酒，九曲流觞，野蔌杂陈。鸣声上下的阴翳树林、山麓溪边，分布着独属于这方水土的醉翁榆 (*U. gaussenii*, 仅分布琅琊山) 和琅琊榆 (*U. chenmouii*, 仅分布琅琊山及江苏句容宝华山)。

醉翁榆 供图 / 李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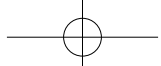


琅琊榆 供图 / 秦亚龙





青钱柳 供图/李奎



江头疏雨轻烟，寒食落花天，穿帘的雪絮纷纷扑向流水，这是柳树，而真正的柳树，可没有满树青钱。但是，有一种“柳”有青钱，名曰青钱柳，可不是真正的柳树，而是和柳树亲缘甚远的胡桃科植物。桃樱花蕾初萌中，“柳儿”果实划色青青，荷叠叮当，这个连翘直径可达6~7厘米的青钱，轻重绿不匀，摇曳重相倚。

“一雨东郊捲夕云，山中坐对寂寥春”，这寂寥，描的是第四纪冰川幸存的记忆，书的是独存华夏地山间无尽的孤独。

青钱柳是中国特有植物，分布长江以南各省区，史书记载不多，却独独绕不开江西诗派创始人，宋代诗词家、书法家黄庭坚。作为国家二级保护树种，青钱柳虽说分布区广，但数量少、单木零星。在江西修水、湖北神农架，有一些年代久远的老青钱柳树，而修水就是黄庭坚的家乡，于是有了《寄新茶与南禅师》：“筠焙熟香茶，能医病眼花。因甘野夫食，聊寄法王家。石钵收云液，铜铤煮露华。一瓯资舌本，吾欲问三车。”这茶，自然是青钱柳叶加工而成的茗，号“香茶”“甜茶”。寄了南禅师，又寄苏东坡，去时附诗：“我家江南摘云腴，落磴霏霏雪不如。”东坡收时回和：“磨成不敢付僮仆，自看汤雪生玃珠。”

青钱柳叶形有大有小，叶数时多时少，果翅或平展或波状，不时还有极端形态，这让植物家们思辨莫明，分类无定，觉得似乎可分很多独立种，又似乎都为渐变型，加上分布无定所、生长无规则，争论到了了，终究全归了1个自然种。起源，一直有多种假说，不过化石的考证和对古气候的追溯，应是根本的立论。第四纪冰川期，同属物种纷纷灭绝，青钱柳成了唯一的幸存者。此后，鸟虫兽人的纷扰，环境适应的博弈，到如今无奈于族谱延续盲断的危机。

青钱可认，“柳”何来？有人说树形立像柳木，有人说果串荡似柳枝，都很牵强。和核桃、化香、枫杨相近相缘的青钱柳，复叶粗犷，未呈柳叶之秀软；翅果憨厚，不复柳蒴的细巧；只有柔荑的花序，方同是三条两缕，却还是你守望着朝夕总相伴的寻常（青钱柳为雌雄同株异花

序），我演绎着银河分两岸的故事（柳树为雌雄异株）。

传说燧人氏初时取火即用了榆木，表明榆树人尘的早古，传统中“春取榆柳之火，夏取枣杏之火，秋取柞柝之火，冬取檀槐之火”，异季别木，归四时而遂天意。如今成了乡土树种的榆树和濒危的青钱柳，在漫长的演化世中，无需再问身源之东西，明白可见去途之南北。故而，相安无事，顺其自然，是人类对于榆树和青钱柳最大的尊重。

（责编 桑新华）



上：青钱柳花序 供图 / 刘军 下：青钱柳果实 供图 / 李光敏